

孔安国《论语孔氏训解》探微

唐明贵

摘要：孔安国是西汉的经学大师，所著《论语孔氏训解》一书被清代学者目为伪书。但事实上《论语》孔注绝非后人伪造，孔安国和《论语》有一定的联系，他确曾考论古今文字，为《古文论语训解》，但流传下来的《孔注》屡经后人的口传笔抄及增删，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。孔安国对《论语》的注解，重在训诂，兼及大义。《论语孔氏训解》是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《论语》注本，也是儒家经典中“行于世”的最早注本。

关键词：孔安国；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；《论语》注本

中图分类号：K204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9-1017(2010)04-0005-05

孔安国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子国，孔子十二世孙。西汉儒家学者，经学家。汉武帝时曾任谏议大夫，传古文《尚书》于都尉朝、司马迁、兒宽，另有《论语孔氏训解》（又名《论语孔安国注》）11卷，虽已残缺不全，但却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古老的《论语》注释。

一、《论语孔氏训解》非伪书辨

由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均未提及孔安国为《论语》作注之事，《隋志》及两《唐志》也没有著录，而最早提及此事的是被视为“伪书”的王肃《孔子家语·后序》^①，所以清儒刘台拱、段玉裁、丁晏、沈涛等对《论语孔氏训解》多有怀疑。

刘台拱《论语骈枝》云：

摄斋升堂，孔安国曰：“摄斋者，扞衣也。”谨案孔注非也。《曲礼》曰“两手扞衣去斋尺”，谓即席也。即席必扞衣者，以将就坐。《正义》云“恐衣长转足蹶履之”是也，于升堂则未有

言扞衣者，拾级聚足，连步以上，自不至有倾跌失容之患，不必扞衣也。扞谓之攘，攘谓之揭，揭谓之扞。子事父母不涉不扞，侍坐于君子，暑无褰裳，避不敬也，独奈何升堂见君而反以扞衣为敬乎？此可知其不然也。摄，敛也，整也。举足登阶，斋易发扬，故以收敛整饬为难。《士冠礼》“摄酒”，注云：“摄犹整也。”……

《史记·酈生陆贾列传》“沛公辍洗起摄衣”，《正义》云：“敛著也。”其他传记言摄衣摄衽者非一，未有解为扞衣者。《战国策》曰“摄衽抱几”，既抱几，能复扞衣乎？《弟子职》曰“摄衣共盥”，既双手奉盥器，不容又有双手扞衣。《管晏列传》“晏子矍然摄衣冠”，若摄为扞者，何乃并及冠乎？略举数事亦足以见之矣。愚尝谓孔注出魏人依托，不足信。若此条决非棘下生语也。^②

刘氏从孔注解释不正确入手，认为孔注是魏人伪托，不足信。

段玉裁认为《集解》所录孔注语意浅陋，断言出后人伪作。他说：“何晏《集解》所载孔注甚浅陋，盖亦如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传，为后人托作，西京孔子国未尝著者也。”^③

以上两家都指出孔注是伪作，但未指名出于谁之手。及至丁晏，则直指为孔氏《论语注》乃王肃

四部丛刊本、四部备要本《孔子家语》无此序，四库全书本有。本文《后序》皆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

收稿日期：2009-02-18

基金项目：全国高校古委会补助资金项目“汉代《论语》注释整理与研究”的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作者简介：唐明贵（1971-），山东临清人，聊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，从事《论语学》史研究。

刘台拱《论语骈枝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。

丁晏《论语孔注证伪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。

伪造：“《论语》孔注，亦系伪书，实出王肃之手，与《书》传一时所为也。”^①其《论语孔注证伪·自序》云：

夫安国古文《论语》，见于汉《艺文志》。然班《志》“《论语》古二十一篇”自注云：“出孔子壁中”，其下载《齐》《鲁》篇数及《齐》《鲁》之说，而《古论语》独无说，则知安国只传古文，固未尝有说也。荀悦《汉纪》称“武帝时孔安国家献古文《论语》”，王充《论衡》称“安国以《论语》教鲁人扶卿”，汉儒具言其传授，而不言曾作注解。至魏正始中撰《集解》乃突有孔注厕其间，则此孔注其必非安国所作明矣。及读王肃《家语·后序》云“安国撰众师之义为古文《论语训》十一篇，《尚书传》五十八篇”，始悟《论》注、《书》传俱一手所依托，特于《家语·后序》著其篇目，《家语》为肃所伪作，则《书》传、《论》注亦肃所依托为之者也。考何氏撰《集解》，肃时正仕于朝，今《集解》中已录王注，其为当时推许，固可概见。肃因诡称有孔安国《训解》，为《论》注之最古者，何氏寡识，采以入书，《集解》何序云“古《论》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”，其云不传者，以《汉志》不载孔注。肃虑后人滋疑，故托言不传，为人世稀有之本，以售其伪。观何《序》称孔注为训正与肃《后序》脗合，则《论语古训》必出于肃手无疑也。且古经传皆别行，自马融欲省学者两读，始经注并载。今孔训文义皆就经句下为之，亦非西京时所有。《左传》为汉时所不行，孔训牖举甚详，又多犯汉初诸帝讳，皆灼然可疑者。若其文字细弱浅易，无西汉质厚之意，其为伪托又不待智者而知矣。余自幼年即疑是书之伪，然未敢有言也，久之确见其贗，驳诘遂多，辨说既繁，遂成此书。

这里，丁晏列举了几条理由：第一，《汉志》中，《齐论》、《鲁论》下皆有说，而《古论语》下独无说。第二，汉儒具言孔安国传授，而不言曾作注解。第三，今孔训文义皆就经句下为之，亦非西京时所有。第四，《左传》为汉时所不行，孔训牖举甚详。第五，孔注多犯汉初诸帝讳。第六，孔注文字细弱浅易，无西汉质厚之意。

丁晏之外，沈涛则直断为何晏所伪托。在其所

撰写的《论语孔注辨伪》一书的《自序》中，列举了五条证据：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《论语》家有《鲁传》十九篇，（古经注皆单行，故《志》云《鲁》二十篇，复云《传》十九篇，知经传不相混淆也。）《齐说》二十九篇，《鲁夏侯说》二十一篇，《鲁安昌侯说》二十一篇，《鲁王骏说》二十篇，《燕传说》三卷，而于古文《论语》但云“《论语》古二十一篇，出孔子壁中，两‘子张’”而已，并不云有孔氏说若干篇，是安国未尝作传，其证一也。何氏《集解序》云：“《古论》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，而世不传。”既云世不传矣，平叔所集，又何从得？其证二也。司马迁亲从安国问故，宜不背师说，今考之《孔子世家》、《弟子列传》皆与孔注不合，其证三也。郑康成就《鲁论》篇章，考《齐》、《古》，为之注（见何晏《序》），以《齐》、《古》读正凡五十事（见《释文》），今《释文》所引郑读之从古者，孔注率同《鲁论》。安国既注《古论》，字岂转不从古！其证四也。许叔重《解字序》云称《论语》古文，今《说文》所引之字每与孔注不同，其证五也。……盖当途之世，郑学盛行，平叔思有以难郑，而恐人之不信之也，于是托西京之博士，阙里之裔孙，以欺天下后世。范武子所谓“罪深桀纣”，此盖即其一端。^②

对于上述说法，我认为实难成立，兹论证如下：

首先，《孔子家语》不伪。《孔子家语》早在《汉志》中就有著录，为27卷，列于《论语》类文献，按照《汉志》的记载，当时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的书，除《论语》外，就只有《孔子家语》。但今本《孔子家语》除卷次与《汉志》所载不同外，其内容又多见《荀子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大戴礼记》、《韩诗外传》、《说苑》等书。特别是今本《家语》是在王肃作注后流行开来的，因此长期以来它被视为伪书，认为系王肃所伪撰。然而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《孔子家语》不伪：第一，现存史料的证据。王肃为了与郑学立异，遍注群经并《家语》以攻郑玄，郑氏后学晋中郎马昭奋起驳斥王肃之说。马昭与王肃并时，又是学术劲敌，他的话理应成为判断《家语》真伪的最重要的尺度。《礼记·乐记》正义引马昭曰：“《家语》，王肃所

丁晏《尚书余论》，见阮元《清经解》卷844，上海书店，1988年。

沈涛《论语孔注辨伪》，见王先谦《清经解续编》，上海书店，1988年。

增加。”^①请注意，马昭用的是“增加”二字，而不是“伪造”二字。可见马昭只断言《家语》中有王肃的增饰成分，而不曾认定王肃伪造了《家语》全书。第二，出土文献的证据。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了与《孔子家语》内容相似的竹简。1977年安徽阜阳双土堆汉墓也出土了与《孔子家语》有关的简牍，“两者应该都是《家语》的原型”，为孔氏家学的产物。^②由于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，简报推断为中山怀王墓葬。怀王卒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，即公元前55年。^③这说明今本《孔子家语》并非伪书，其原型早在汉初就已存在。第三，从王注本《孔子家语》流行情况看，自南朝至于李唐，学者们大都广征博引，毫不排斥，《史记》三家注、五经正义等莫不如此，学者并未因《家语》中有王肃的增饰部分而摒弃不用。^④因此，我认为《孔子家语》并非伪书，所谓孔安国序与王肃序的说法是有根据的。

第二，将《论语》孔注指为王肃伪造，并无真凭实据。虽然何晏《论语集解序》明言：“《古论》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，而世不传。”但这里所谓“世不传”并不是说世无传本，而是指无师说，否则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又怎能引用之？所以在我看来，“世不传”应即《孔子家语·后序》所载《孔衍上书》所云：“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，得古文科斗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世人莫有能言者。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。又撰《孔子家语》既毕，会值巫蛊事起，遂各废，不行于时。……光禄大夫（刘）向以为其时所未施之，故《尚书》则不记于《别录》，《论语》则不使名家也。”

虽然孔安国《论语注》“不行于时”，但是并不意味着民间非无传习之本。许慎《说文解字后叙》云：“其称《易》，孟氏；《书》，孔氏；《诗》，毛氏；《礼》，《周官》；《春秋》，左氏；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皆古文也。”所谓古文《论语》殆亦是孔安国所传之本。《孔子家语·后序》云：“天汉后，鲁恭王坏夫子故宅，得壁中诗书，悉以归子国。子国乃考论古今文字，撰众师之义，为古文《论语训》十一篇，《孝经》传二篇，《尚书》传五十八篇，皆所得壁中科斗文也。”以何晏《论语集解序》证之，《孔子家

语后序》及所载《孔衍上书》所言不虚。

另据《集解》所录，王肃自己就撰有《论语解》，并与孔安国《论语注》同时为何晏等人采用，既然孔安国《论语注》、王肃《论语解》并为《论语集解》所采用，所以谓孔安国《论语注》为王肃伪造之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何晏等人同时见二书，而何晏等人又与王肃同时，若云孔注为王肃伪造，何晏等人岂有不知之理？故伪造之说殊难置信。^⑤

第三，将《论语》孔注指为何晏伪造，与史实不符。孔安国《论语注》中有被后人直指为何晏注者，如：《雍也》：“子谓子夏曰：女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《论语集解》引孔注曰：“君子为儒将以明道，小人为儒则矜其名。”此注文裴驷于《仲尼弟子传集解》中冠以“何晏曰”三字，未尝曰“孔安国曰”。又《八佾》：“礼后乎？”《论语集解》引孔注曰：“孔子言绘事后素，子夏闻而解知以素喻礼，故曰：礼后乎？”此注裴驷《弟子传集解》亦指为何晏语。又《子罕》：“麻冕，礼也，今也纯俭，吾从众。”《论语集解》引孔注曰：“冕，缁布冠也，古者绩麻三十升布以为之纯丝也，丝易成故从俭也。”此注李贤注《后汉书·陈元传》引之，不谓“孔曰”而谓“何曰”。据此数证，“则沈氏谓孔注为何晏所伪托，蛛丝马迹，似可寻绎，惟以上数注散见于《论语集解》，即执此一曲之证以概其余，强臆全部孔注为何晏所伪托，又稍伤臆断。且《论语集解》实为孙邕、郑冲、曹羲、荀凯、何晏等五人所共撰，何晏特以亲贵总领其事而裁成之耳！似未便一人专擅其业且从事于伪托也。”^⑥

第四，不能因《书孔传》之伪而疑《论语》孔注为伪。后人以《论语》孔注为伪作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《尚书》伪孔传，该书托名孔安国所作。但经过清儒阎若璩考证，《论语》孔注与《尚书》孔传并非出自一人之手，其《尚书古文疏证》卷2第19云：

余尝取孔注《论语》与孔传《尚书》相对较之，如“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”三句，孔曰：“履，殷汤名，此伐桀告天之文，殷家善白，未变夏礼，故用玄牡。皇，大。后，君也。大，大君。帝，谓天帝也。《墨子》引《汤誓》，其辞若此。”

“朕躬有罪，无以万方”四句，孔曰：“无以万方，万方不与也。万方有罪，我身之过。”“虽有周亲，不如仁人”二句，孔曰：“亲而不贤不

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。

李学勤《竹简〈家语〉与汉魏孔氏家学》，《孔子研究》，1987年第2期。

《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，1981年第8期。

王承略《论〈孔子家语〉的真伪及其文献价值》，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》，2001年第3期。

王志平《中国学术史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》上册，江西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159-161页。

梁启雄《论语注疏汇考》，《燕京学报》第34期，1948年6月。

忠，则诛之，管蔡是也。仁人，谓箕子微子，来则用之。”“所重，民食丧祭”一句，孔曰：“重民，国之本也。重食，民之命也。重丧，所以尽哀。重祭，所以致敬。”与安国传《汤诰》、《秦誓》、《武成》语绝不类。安国亲得《古文》二十五篇中有《汤诰》、《秦誓》、《武成》，岂有注《论语》时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“出《逸书》某篇”者乎。且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”，孔则曰：“此《易·恒卦》之辞。”“南容三复白圭”，孔则曰：“《诗》云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”云云。凡《论语》所引《易》、《诗》之文，无不明其来历，何独至《古文》遂匿之而不言乎。将安国竟未见《古文》乎？据《古文》则“予小子履”等语正《汤诰》之文也，作《论语》者亦引《汤诰》，而孔不曰此出《汤诰》，或曰与《汤诰》小异。而乃曰：“《墨子》引《汤誓》，其辞若此。”何其自为乖刺至于如是其极乎？余是以知“予小子履”一段，必非真古文《汤诰》之文，盖断断也。又从来训诂家与两书之辞相同者，皆各为诠释，虽小有同异，不至悬绝。今安国于《论语》“周亲仁人”之文，则引管、蔡、微、箕以释之，而周之才不如商。于《尚书》“周亲仁人”之文，则释曰“周，至也。言纣至亲虽多，不如周家之多仁人”，而商之才又不如周，其相悬绝如是。是岂一人之手笔乎？且安国纵善忘，注《论语》时至此，独不忆及《秦誓·中篇》有此文。而其上下语势皆盛称周之才而无贬辞乎？安国于裨谿、子产、臧武仲、齐桓公凡事涉《左传》者，无不覩缕陈之于注，何独至古文《秦誓》而若为不识其书者乎？余是以知晚出古文《秦誓》必非当时安国壁中之所得，又断断也。

可见，两书虽然文句大致相同，但解释却相去甚远，故两书作者并非一人。因此不能因《尚书》孔传之伪而断定《论语》孔注之伪。

第五，何晏《论语集解》共引孔注 473 条，而与《释文》所载 29 条《鲁》、《古》异读相合明显者仅 6 处，兹引证如下。

1、《公冶长》：“崔子弑齐君。”《释文》：“郑注云：‘《鲁》读崔为高’，今从《古》。”《集解》引孔注作“崔”。

2、《公冶长》：“千乘之国，可使治其赋也。”《释文》：“《鲁论》作‘傅’。”《集解》引孔注作“赋”。

3、《述而》：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《释文》：“《鲁》读为‘悔’字，今从《古》。”《集解》引孔注作“悔”。

4、《乡党》：“乡人傺，朝服而立于祚阶。”《释文》：“《鲁》读为‘猷’字，今从《古》。”《集解》引孔注作“傺”。

5、《子路》：“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与？”《释文》：“《鲁》读‘折’为‘制’，今从《古》。”《集解》引孔注作“折”。

6、《尧曰》：“孔子曰：‘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。’”《释文》：“《鲁论》无此章，今从《古》。”《集解》引有孔注。

可见，只要是《释文》所载从《古》者与《集解》所引孔注相合之处，孔注皆合《释文》从《古》的记载。

综上所述，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即《论语》孔注绝非后人伪造，孔安国和《论语》有一定的联系，他曾“考论古今文字，撰众师之义，为《古文论语训解》”^①，但流传下来的《孔注》屡经后人的口传笔抄及增删，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。

二、训诂以通大义

孔安国对《论语》的注解，后人称之为《论语孔氏训解》。所谓“训解”，即“训诂以通大义”（邢疏），重在训诂，兼及大义。

其一，训诂以通大义。孔安国所处的时代，距《论语》产生的时代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原本耳熟能详的东西，在后世却变得难以理解了，故需要加以解释。正如姚文燮《通雅序》所说：“有如《盘庚》、诸《诰》，谆谆训民迁都，此即今之晓谕耳。其文诘曲聱牙，后世博士家穷年咕嚅尚未尽通其义，当时闾巷编氓何以一见而即晓然于上指也？则《盘庚》之文句，后世以为艰奥，必当时所谓通俗浅近者矣。”^②

孔安国对《论语》中所涉及的名物制度进行了解释。如：

《公冶长》“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”注曰：“孔文子，卫大夫孔叔圉也。文，谥也。”^③

《述而》“叶公问孔子于子路”注曰：“叶公名诸梁，楚大夫，食采于叶，僭称公。”^④

同篇“陈司败问”注曰：“司败，官名也，陈大夫也。”^⑤

王肃《孔子家语·后序》。

方以智《通雅》，中国书店，1990年，第9页。

何晏、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3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
何晏、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4。

何晏、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4。

《子罕》“子曰麻冕礼也”注曰：“冕，缁布冠也。古者绩麻三十升布以为之。”^①

《季氏》“齐景公有马千驷”注曰：“千驷，四千匹也。”^②

孔安国在对《论语》文句的注释中，重在训诂，兼及大义。如：

《八佾》：“王孙贾问曰：‘与其媚于奥，宁媚于灶，何谓也？’子曰：‘不然，获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’”孔注曰：“王孙贾，卫大夫也。奥，内也，以喻近臣也。灶以喻执政也。贾者，执政者也，欲使孔子求昵之，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动之也。天以喻君也。孔子距之曰：‘如获罪与天，无所祷于众神也。’”^③在这段注释中，对于其中字词的注解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字词通，则其义自现。

《阳货》：“不曰坚乎？磨而不磷。不曰白乎？涅而不缁。”孔注曰：“磷，薄也。涅可以染皂者。言至坚者磨之而不薄，至白者染之于涅而不黑，喻君子虽在浊乱，浊乱不能污也。”^④将其中两个难懂的词“磷”和“涅”予以了解释，接着点出了其引申的文意。

其二，征诸诸子传记。为了表明自己注解的权威性，孔安国在作注时，征引诸子传记以为证。如：

《宪问》：“子曰：‘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，虽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’”孔注曰：“防，武仲故邑也。为后，立后也。鲁襄公二十三年，武仲为孟氏所谮，出奔邾，自邾如防，使为以大蔡纳请曰：‘纇非敢害也，智不足也。非敢私请，苟守先祀，无废二勲，敢不避邑。’乃立臧为，纇致防而奔齐，此所谓要君也。”^⑤按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三年：“臧孙如防，使来告曰：‘纇非能为害也，知不足也。非敢私请，苟守先祀，无废二勲，敢不辟邑。’乃立臧为，臧纇致防而奔齐。”此即孔注所本。

《卫灵公》“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”章下注曰：“从者，弟子。兴，起也。孔子去卫如曹，曹不容。又之宋，遭匡人之难。又之陈，会吴伐陈，陈乱，故乏食也。”^⑥孔注本于《庄子》，中有讹谬。

毛奇龄《四书臆言》曰：“《论语》‘子在陈’、‘在陈绝粮’、‘从我于陈、蔡之间’，《孟子》‘子在陈’、‘君子之阨于陈、蔡之间’，在旧注、今注皆置不问。惟‘在陈绝粮’，孔安国据《庄子》谓孔子之曹不容，之宋，遭匡人之难，于是之陈，而吴适伐陈，陈乱，故乏食，则又误注者，夫子之宋遇桓魋之难，不是匡人。且据年表，定公十二年夫子适卫，十四年适陈，是时并无吴师伐臣，又且在陈绝粮，与阨于陈、蔡是一时事，夫子是时尚未适蔡。至哀三年，夫子去卫适陈，又久之适蔡，至六年而始有吴伐陈，楚子救陈之事，见于《春秋》。绝粮之阨，当在此时，孔氏误也。”^⑦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亦持类似观点。

三、今日所见最早的两汉《论语》注本

《论语孔氏训解》是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的《论语》注本，也是儒家经典中“行于世”的最早注本。《汉志》中虽记载了许多训说《论语》的著作，如《（鲁论）传》19篇，《齐说》29篇，《鲁夏侯说》21篇，《鲁安昌侯说》21篇，《鲁王骏说》20篇，《燕传说》3卷，然而这些著作却没有流传下来，甚至在汉人及稍后的人的著作中也很难找寻到它们的吉光片羽。尽管《汉志》中没有著录孔安国的《古文论语训解》，然孔安国《论语注》，除大部分见于《论语集解》外，又分见于裴骃《史记集解》（《孔子世家》、《仲尼弟子传》、《伯夷传》、《礼书》等《集解》）、李善《文选注》（《西都赋》、《东征赋》、《登楼赋》、《闲居赋》、《绝交书》、《报任安书》、《七发》、《华子岗诗》、《郭有道碑文》注）及李贤《后汉书》注（《陈元传》、《崔寔传》注），为我们研究早期《论语》学乃至西汉的经学提供了第一手材料。无怪乎后人姚雪坡对其评价甚高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云：“按宋雪坡姚氏云：六经之传行于世者，《诗》、《礼》笺注自郑康成，始于东汉；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注自王弼、杜预，始于魏晋；出西汉者，独孔安国《书》传耳！然安国《书》传本出伪托，惟《论语集解》中所引孔氏训，则解经首功矣。”^⑧

（责任编辑：陈剑）

何晏、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5。
何晏、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8。
何晏、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2。
何晏、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9。
何晏、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7。
何晏、皇侃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8。

程树德《论语集释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1051页。
朱彝尊《经义考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1084页。